

Pamela Kyle Crossley

柯嬌燕 著 劉文明 譯



書寫 大歷史

閱讀全球的第一堂課

WHAT IS GLOBAL HISTORY ?

推薦人 | 翁嘉聲 - 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沈清楷 - 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

Pamela Kyle Crossley

柯嬌燕 著 劉文明 譯



書寫 大歷史

閱讀全球的第一堂課
WHAT IS GLOBAL HISTORY ?



廣場出版

ACORA
OF THE REPUBLIC

廣場 全球紀行 02

書寫大歷史：閱讀全球的第一堂課

作者 柯嬌燕 (Pamela Kyle Crossley)

譯者 劉文明

總編輯 沈昭明

責任編輯 黃郁麒

封面設計 林芳如 lamnyohya@gmail.com

圖表重繪 王俊偉

排版 普林特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出版社總監 曾大福

出版 廣場出版

發行 遠足文化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3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一〇八一號六樓

電話 (〇二) 二二一八 一四一七

傳真 (〇二) 八六六七 一八五一

客服專線 〇八〇〇 二二一 〇二九

電郵 service@sinobooks.com.tw

網站 <http://www.bookrep.com.tw/news/index.asp>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二〇一二年一月

定價 二五〇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書寫大歷史：閱讀全球的第一堂課 / 柯嬌燕 (Pamela Kyle Crossley) 著；
劉文明譯。-- 初版。-- 新北市：廣場出版：遠足文化發行，2012.01
面：公分。-- (全球紀行；2)
譯自：What is global history
ISBN 978-986-87829-1-4 (平裝)

1. 世界史 2. 歷史哲學
711

100026825

ISBN 978-986-87829-1-4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WHAT IS GLOBAL HISTORY?

by

PAMELA KYLE CROSSLEY

Copyrigh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OLITY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Agora Publishing House, a Division of Walkers Cultural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獻給艾伯特和奧迪勒

中文版序言

中國和歐洲都擁有非常悠久的歷史編纂傳統，但直到最近，這兩種傳統才有了較多的聯繫。在十七至十八世紀，歐洲人知道大量有關中國的歷史傳統，可是到十九世紀，歐洲人對包括中國在內許多地區的看法發生了急劇變化。這是一種全面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中，潛意識的「西方」觀念在各地歐洲人和十九世紀後半葉美國人對歷史、文化及政策的思考中佔據了主要地位。一個基本的論點是，歐洲在早期現代（the early modern）和現代時期產生推動歷史的作用。的確，有一些哲學家認為只有歐洲「擁有」歷史。他們認為社會變遷從歐洲發端，然後輻射開來，喚醒了世界上其他的地區，這些地區如果沒有與歐洲接觸（無論好還是壞）的刺激，很可能仍舊一直生活在沒有變化之中——亦即沒有歷史。這些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相信，正因為對歐洲的挑戰做出回應，包括中國文明在內的這些古代文明才可能擁有工業化、制度化的全民教育，或者創建起現代國家。

正是在這種環境中，「世界歷史」的早期觀念形成了。認為歐洲推動了早期現代和現代時期的歷史，也成為世界歷史的基本觀點之一。由於歐洲能夠根據它自身對原料或市場的需要來界定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角色，社會學家伊曼努爾·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了

「歐洲世界體系」的觀點，意思是其他遙遠地區被捲入了一個由歐洲支配的經濟體系。華勒斯坦的分析非常複雜，他沒有在任何意義上聲稱唯獨歐洲才有能力構建一個「世界體系」。不過，許多華勒斯坦的讀者忽略了他描述的是一個「歐洲世界體系」，而以為他描述的是以歐洲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數十年來，關於「世界歷史」的實踐便建立在「歐洲世界體系」這種觀點的基礎之上，甚至有些根本沒有提到「歐洲世界體系」的教科書，也是圍繞著此觀念來組織。

許多質疑這種觀點的歷史學家都是研究中國的專家。他們當中較早的有李約瑟（Joseph Needham），近期則有羅伯特·馬克斯（Robert Marks）、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和王國斌。但是在許多方面，最全面和最有影響的是安德烈·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一九二九—二〇〇五年）。他不是從研究中國開始，也沒有成為研究中國的專家，但他的觀點——中國是「歐洲世界體系」最重要且獨一無二的例外，對處於重大轉變時期的歷史學家來說是最重要的貢獻。首先，弗蘭克提醒歷史學家，華勒斯坦在描述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時，並不是想要提出分析全球的理論。「世界」（world）一詞並非必然是普世的（universal），有時也可以意味著普世的對立面——地方。如此一來，弗蘭克贊同其他許多歷史學家的看法，認為有必要從世界史（world history）的觀點，推進到一種更具有普世性、包含內容更廣泛、更加注重唯物主義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觀點。其次，弗蘭克提出中國可能是其自身世界體系的中心，印度、東南亞、非洲的

部分地區或中東可能也是如此，但他沒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論。隨後，其他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進行了研究，理解這些體系在歷史上如何發展起來，以及它們之間如何相互影響。這是一個新的探討領域，完全不同於「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我們知道弗蘭克不喜歡「國際史」這一詞語，因為它暗指民族國家在歷史發展中是本質的或決定性的單位。

在正在來臨的歷史研究新時期，勢必得把中國歷史學家的研究與世界其他地區學者的研究聯繫起來理解和分析。同樣，歐洲和西方學者也必須恢復對中國（尤其是清朝和現代時期）歷史編纂傳統的理解。我非常高興這一中譯本是本書首本外語譯本，感謝劉文明教授願意完成這一有意義的翻譯，也期待來自中國同行們的寶貴意見。

柯嬌燕

美國，佛蒙特州，諾威治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致謝

本書最初由Polity Press提議我撰寫，我非常感謝這一提議，我所有的同事以及在世界史、全球史方面的合著者對我的影響太多、太微妙，難以盡述，更無法一一致謝，但我相信這些將會在本書的字裡行間流露出來。達特茅斯的幾位同事對本書初稿的閱讀和建議使我受益良多，尤其要感謝的是史蒂芬·J·艾瑞克森（Steven J. Ericson）和羅納德·艾德斯佛斯（Ronald Edsforth）。

我要感謝Polity Press的編輯們，尤其是安卓亞·德根（Andrea Drugan），感謝他們的極大耐心。讀者也給予我必要的糾正、質疑和極大的鼓勵。珍妮佛·史畢克（Jennifer Speake）犀利的見解大大助益了本書的修改。我也很感謝Polity Press在解決一些標點符號的細微問題時，照顧到作者的美國習慣。

目錄

中文版序言

致謝

導言

第一章 宏大敘事的萌發 The Great Story Impulse

第二章 分流 Divergence

第三章 合流 Convergence

第四章 傳染 Contagion

第五章 體系 Systems

第六章 全球史是什麼 What Global History is

參考文獻

人名譯名對照表

譯後記

167	160	147	123	108	81	65	60	55	50	0	V	I
-----	-----	-----	-----	-----	----	----	----	----	----	---	---	---

導言

G. H. 威爾斯 (G. H. Wells) 今日主要以《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世界大戰》(*The War of the Worlds*) 等經典科幻小說聞名於世，但其實他還寫了一部頗有影響的全球史著作《世界史綱》(*Outline of History*)，該書初版於一九〇一年。威爾斯在其導言中坦言，他遭遇到的難題是很少有讀者知道「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是什麼，他悲嘆太多人根本不願意學習歷史，他們若要學習漫長而複雜的英國歷史，那麼他們就只學習英國史。其實真正的歷史教育，應該包含學習法國、德國、俄國的歷史，更不用說遠離威爾斯所處的地區和時代之外，還有其他許多國家。然而，對於任何人來說，飽讀史書以全面掌握人類以往的經驗，是一項無比艱巨的任務。威爾斯提出：

唯一可能的答案是，普世史並不等於我們所習慣的民族國家歷史的總合，既比它多，又比它少。因此，普世史必須以不同的精神來研究，以不同的方式來處理，本書試圖證明這一答案的合理性，本書的撰寫主要為了表明，作為一個整體的歷史，相較於特定民族國家的歷史和特定時期的歷史，必須以更宏觀、更全面的處理方式來編纂，這種宏觀處理方式將會使它更適合一般大眾在正常時間和精力範圍之內閱讀和教育^①。

威爾斯並不是第一個表述這個觀念或真正嘗試「普世史」的人，但無論如何這個觀念沒有得到廣泛接受。英國和美國一些著名大學的歷史系——大多數建於一八九〇—一九〇〇年——只講授古典希臘羅馬世界的歷史、歐洲史和美國史（在美國）。其他的歷史，則在我們稱之為「地區研究」（regional studies）的系裡講授。「東方」研究系講授中國的語言、哲學和歷史，「斯拉夫」研究系講授俄國的語言、文學和歷史，如此等等。歷史學家常常簡單地認為，我們無法從對歐洲和北美之外地區的研究中獲得關於歷史變遷的啟示。當歷史上的大轉型——革命、民族主義、工業化、世俗化——發生在歐洲和北美之外的地區時，它們只被當作是對歐洲已發生事情的仿效和響應。

如果被問及何以如此，許多歷史學家可能會這麼說：這是勞動分工的問題。人們必須花大量時間學習本國歷史，而外國歷史只要少量學習即可。這種觀點的合理性無疑會引起爭論，無論對「本國」和「外國」歷史進行劃分的有效性如何，專業的歷史學家已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他們很可能都會認為，如果不從全球來考慮，便無法理解人類歷史的重大變遷。未來發生在亞洲、非洲或拉丁美洲的變化將會改變整個世界，這不僅僅是一種可能性，過去也有過先例。

在威爾斯的時代，歷史學家試圖通過簡單添加更多民族國家歷史的方法來拓寬歷史研究，這種方法正是威爾斯所嘲笑的。當今大學的歷史系不會希冀僅僅通過增加更多的歷史學家——他們

① Wells, *Outline of History*, 4th ed. (1921), p. v.

每個人研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就能夠獲得研究「世界史」、「全球史」或「普世史」的能力。其實，歷史學家永遠不可能增加到足夠的數量，也永遠無法設計出一份課程表，能夠讓學生們掌握各種可資利用的歷史。相反地，全球史所要求的方法，完全不同於講授民族國家或地區敘述性歷史的常規方法。全球史學家與那些研究地區史或國別史的學者不同之處，在於研究的方法而不是史料。這些方法有時在歷史學家當中引起爭議，但如我們會看到的，其結果是一種共生關係。全球史學家彌補區域史學家所缺乏的東西，反之亦然。

我們可以回到威爾斯的《世界史綱》來看看這種關係是如何運作，威爾斯的觀點是，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這些不同的群體（有時是這些職業群體中的不同世代）能夠提供一些信息，而這些信息有可能揭示出多種模式，普世史學家通過對這些模式的研究來解釋過去、現在和將來引起變遷的動力。威爾斯對這些普世模式的看法具有的獨特性，後面將予以討論，它們在今天有可能會被認為有爭議。但是，威爾斯對普世史的基本理解，亦即認為普世史不是由初級研究者（primary researchers）^①進行的研究，而應由那些評論初級研究以便探尋一般相關模式的人所為，這一看法仍然可以解釋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普世史」、「全球史」或「世界史」。沒有什麼檔案材料、文物和個人證言可供我們研究全球史。發現史實和彙編初級歷史這類

①作者在後面還用到「初級研究」（primary research）、「初級歷史」（primary history）等概念，從其在文中的運用來看，主要指以原始資料為基礎注重考證的歷史研究和以此為基礎撰寫的歷史。——譯註

基本工作不是全球史研究者要做的事。相反地，他們利用其他歷史學家所做的研究，對其進行比較，關注較大的模式，並提出理解變遷的方法，以便闡明全人類歷史的性質和意義。

有時候，這兩種任務之間的差異——一方面是初級研究，另一方面是為了發現因果關係模式而對初級研究所做的評論——在學術領域被描繪為實幹家與「哲學家」之間的差異。例如，在物理學當中，有的科學家在實驗室裡驗證假說或探究新現象，另一些科學家則在圖書館或書房對這種研究進行思考評論，以便理解這些知識的意義。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認為，偉大的歷史著作是由「歷史學家—哲學家」撰寫的，他們能夠評論一切已知的研究，不僅能夠理解歷史中的因果關係，而且能夠理解歷史學家和其他人感知歷史的方法^①。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全球史學家或普世史學家並非長期鑽研以期解決宏大問題的歷史哲學家，雖然他們研究的依據必然是歷史學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原始的歷史文獻或文物，但比較而言，他們跟哲學家的相同之處要少於跟其他社會科學家的相同之處。

正如威爾斯所提到的，「普世的」、「綜合的」（comprehensive）、「世界的」或「全球的」（或者今天稱之為「宏觀的」）歷史，不僅表明所包含信息的範圍是無限的，還意味著對人類觀念和經驗的無窮變化，必須給予一種單一結構或因果關係的解釋。越來越明顯的是，一些宏大歷史或綜合歷史的撰寫者，確實已對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做出了嘗試。然而，其他人則關注

① Evans, "Notes," from Gibbon, "Essai sur l'étude de la littérature", see Carr, What Is History?, p. lvii.

於理解為數有限的歷史現象，這種理解不僅適用於不同的歷史經驗——也許是全部經驗——而且提供了對不同情境下的歷史變遷進行解釋的可能性。這種歷史學家試圖將其討論限制在他們及其讀者都能夠理解的話題範圍之內。在此類研究中，最成功的歷史學家能夠向我們展示人類文化和觀念的無限多樣性，以及人類具有一致性的基本制度，這種制度使我們知道我們是同一物種、經歷同一歷史、生活在同一地球上。

全球史為自身設置的難題是如何講述一個沒有中心的故事。這個難題不一定能夠解決。如果最終的全球史方法得以實現，將不是文本或者弧線化故事（story arc）^①，也不是一種分析的觀念，而更有可能是情境編織者（Context spinner），能夠將事件和統計數據同時從資料和設計的視角進行排序（例如馬熙樂（Shelagh Vainker）的絲綢研究，馬克·科爾蘭斯基（Mark Kurlansky）關於鹽，斯泰勒（John E. Staller）及其同事關於玉米，芭芭拉·芙瑞絲（Barbara Freese）關於煤炭，或者芬可史丹（Finkelstein）和麥克克里利（McCleery）關於書籍的研究）^②，或者是一

①「arc」在此是一種比喻用法，譯為「弧線化」。人類經歷本身不是故事，而歷史學家們卻將它敘述成有起點、高潮和終點的故事，其演變的軌跡就像一條弧線，這就是故事或歷史的弧線化，這種弧線化是傳統史學家對歷史進行建構的結果，新興的全球史試圖擺脫這種敘述和建構模式。——譯註

②相關著作參見：馬熙樂的《中國絲綢的文化史》（*Chinese Silk: A Cultural Hist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馬克·科爾蘭斯基的《鹽的世界史》（*Salt: A World History*, Penguin, 2003）。斯泰勒等人的《玉米的歷史》（*Histories of Maize: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the Prehistory, Linguistics, Biogeography, Domest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Maize*, Academic Press, 2006）。芭芭拉·芙瑞絲的《煤礦：一段人類歷史》（*Coal: A Human History*, Penguin, 2004）。芬可史丹和麥克克里利的《書籍史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Book History*, Routledge, 2005）。——譯註

種行為的觀念（比如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關於性，或者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關於舞蹈和操練的研究）^②，或者是一種自然現象（比如德·伯爾（J. Z. de Boer）和桑德斯（D. T. Sanders）對地震的歷史影響的研究）^③。無論是以衣索比亞或五聲音階，還是以 K I T 染色體重組或利率為主題，都可以按照時間順序分別編織起來，呈現為一種歷史視角，這不足為奇，但如果把它們編織進同一個時間框架，那就不同尋常了；從同時並存的無數視角中客觀地概括出若干模式，則尤為理想。遺憾的是，語言和敘述仍受語法、辭彙和單向度時間感的侷限，將形式與內容匹配起來的時機還沒有到來，全球史學家一直在懸而未決的狀態中工作。

雖然我們時常把「世界史」或「全球史」作為近來研究的主題——畢竟威爾斯知道一九〇一年的讀者把歷史研究理解為古代的，而把「普世史」理解為最近流行的——事實是，最早的歷史一直是帶著一種假設來敘述的，此種歷史以各式各樣的方式描述了全人類。事實上，大多數文化

①威廉·麥克尼爾（一九一七—），美國著名的世界歷史學家，芝加哥大學榮譽教授，曾擔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主要著作有《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 Anchor Books, 1976）、《權力的競逐》（*The Pursuit of Pow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世界史》（*A Worl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人類網絡：鳥瞰世界歷史》（*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W. W. Norton & Co., 2003 與約翰·麥克尼爾合著）等。《西方的興起》是其成名作和代表作，對全球史的興起具有重要影響。——譯註

②相關著作參見：米歇爾·傅柯的《性經驗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威廉·麥克尼爾的《團結起來：人類歷史上的舞蹈與操練》（*Keeping Together in Time: Dance and Drill in Human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譯註

③參見德·伯爾和桑德斯的《人類歷史上的地震》（*Earthquakes in Human History: The Far-Reaching Effects of Seismic Disrup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譯註

把歷史看作是故事——的確，在歐洲語言中「歷史」一詞含義的發展沿著一條從探究事實到故事編織的軌跡，這與歷史學實踐本身的發展一致——而且，從宏大或普世的範圍來講述故事的衝動在大多數文化中都十分重要。我們看到，許多大的宗教傳統和大多數文化中都保存了關於宇宙起源和人類被創造的原初故事。其中一些故事至少有一部分至今仍被當作歷史，甚至那些現在歸入「神話」範疇的故事也提示我們，從很早的時候起，人們就傾向於將人類的經歷當作一個大整體來敘述，而不僅僅當作是地方部落、氏族或民族國家的冒險經歷。這種傾向或許是普世的，包含在試圖理解人類變遷和發展背後的深刻因素這一目的中。雖然這種傾向在方法上與今天全球史或世界史學家的方法相去甚遠，但它在某部分說明了對普世史理想持續不斷的興趣。它不是能夠從全球解釋的現代使命中提煉出來的東西，本書將把它作為現代全球史智識傳統的來源之一加以討論。

隨著研究和撰寫歷史的新方法在中世紀、早期現代和現代時期出現，關於歷史變遷原因及其對人類社會影響的思考方式也發生了改變。當十六—十七世紀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遍布世界上大部分地區時，歷史開始聚焦於民族群體（這些群體常以語言、居住地，有時是宗教來界定）視其為主要的歷史行動者。這種對特定民族的形成進行詳細描述的模式（有時來自於荒野「民間」，有時來自於帝國的統治「官方」）因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民族國家的出現和建立而被強化。實際上，進入二十世紀以後，每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進化與政治解放，有時還伴隨著其擴張和控制其他民族的能力，構成了一種原型故事，而所有歷史敘述的結構都由這種原型故事所支配。大約

在一八五〇年至一九五〇年之間，一切歷史或多或少都是單一民族國家以及與其在歷史或地理上相關的多個民族國家歷史的總和。這是威爾斯所擔憂的傾向，他擔憂這種傾向會抑制個體讀者洞察歷史意義的能力。他從當時大學和圖書館收藏的豐富歷史知識財富中，推導出關於重大歷史經驗和因果關係的理論，希望通過撰寫這類新文獻，為個體讀者重建歷史的意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歷史學家和其他作者指責民族主義激情要為這一災難負責，並且投注極大的注意力審視社會科學家的理論，這些社會科學家不僅把民族主義敘述看作微不足道和毫無價值，而且似乎預言了「大戰」的爆發。二十世紀二〇年代和三〇年代，全球經濟崩潰，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歷史學像其他所有思想領域一樣，也受到文化騷動極大的影響。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帝國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全都捲入了爭論，試圖為歷史找到一種解釋，以解答世界何以陷入危機及如何擺脫危機的難題。但是，數十年來歷史學家以普世和比較的視角對民族主義提出的質疑，並沒有抑制民族主義和民族主義歷史悄然興起的浪潮，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民族國家從歐洲各帝國權力的控制下掙脫出來。他們也從歷史中尋求解釋，並證明國家的正當性，以各種的方式從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及其同時代唯物主義者那裡繼承而來的各種歷史思想，由全世界的歷史學家修改和調整後，既用於民族主義目的，又用於普世主義目的。甚至馬克思思想最直接的繼承者，也試圖將其無情的唯物主義和普世主義方案運用於更地方的、主觀的和實際上是民族主義的目的。關於歷史的各種觀念與每一次意識形態鬥爭糾纏在一起，當世界走向第二次大戰的時候，無論民族主義者還是普世主義者都給世